

黄宗羲全集

第八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沈善洪 主編
吳光 執行主編

黃宗羲全集

第八冊

明儒學案〔下〕

浙江古籍出版社

黃宗義全集第八冊明儒學案〔下〕目錄

卷三十四	泰州學案三	一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一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五六
卷三十五	泰州學案四	六六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六六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六八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八三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九〇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九三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一〇一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一〇六
卷三十六	泰州學案五	一二二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一一二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一三〇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一三四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一·····	一三八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一四〇
卷三十八 甘泉學案二·····	一八一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一八一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一九三
卷三十九 甘泉學案三·····	二〇〇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二〇〇
卷四十 甘泉學案四·····	二二六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二二六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二四九
卷四十一 甘泉學案五·····	二五五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二五五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二六五
卷四十二 甘泉學案六	二九一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二九一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三二六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一	三三一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三三三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三四一
卷四十四 諸儒學案上二	三五四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三五四
卷四十五 諸儒學案上三	三六二
督學黃南山先生潤玉	三六二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三六七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三七〇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三七五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三七九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三八一

卷四十六 諸儒學案上四

三八四

布衣陳剩夫先生眞晟

三八四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三九一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三九二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三九三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四〇一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四〇四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一

四〇七

文莊羅整庵先生欽順

四〇七

卷四十八 諸儒學案中二

四四八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四四八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四六四

卷四十九 諸儒學案中三

四七二

文定何柏齋先生瑋

四七二

卷五十 諸儒學案中四

四八六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四八六

卷五十一 諸儒學案中五.....五二六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五一六

卷五十二 諸儒學案中六.....五四四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五四四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五四八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五六六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五八二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一.....五九〇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五九二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六〇五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六一〇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六一四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六二〇

卷五十四 諸儒學案下一.....六二四

盧冠巖先生宁忠.....六二四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六三二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六四二

總憲曹貞予先生于汴……………六四五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六四九

卷五十五 諸儒學案下三……………六五三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六五三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六七一

卷五十六 諸儒學案下四……………六七四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六七四

卷五十七 諸儒學案下五……………七〇三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七〇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七〇五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七一八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七二一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一……………七二六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七二九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七五四

卷五十九 東林學案二.....七九八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七九八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八一

卷六十 東林學案三.....八三七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八三七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八四三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八四七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八五一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八五二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八五三

耿庭懷先生橘.....八五四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八六〇

卷六十一 東林學案四.....八六二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八六二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八六八

郎中華鳳超先生允誠.....八七四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八七五

卷六十二 蕺山學案.....八八四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八八五

附案.....九九三

尚寶司丞應天彝先生典.....九九三

周德純先生瑩.....九九四

盧德卿先生可久.....九九五

杜子光先生惟熙.....九九六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九九七

附錄 黃宗羲遺著考(四)明儒學案考.....九九九

吳光

明儒學案卷三十四

泰州學案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

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吾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即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於獄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着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

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卧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惚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倦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

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顧盼眙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眼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

是叙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自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間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跡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義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儒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早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深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即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跣趺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

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眞，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
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
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即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卻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

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是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卻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

問：「學問有個宗旨，方用好工，請指示。」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欲求希聖希天，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卻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然則聖人之爲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爲莫致的源頭，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卻指着這個愛根而名爲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

然也。」

問：「掃浮雲而見天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儒亦有錯誤，以爲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冰炭也。論、孟之書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云云，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方便也。」曰：「習染聞見，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故學者工夫要如磨鏡，塵垢決去，光明方顯。」曰：「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卽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卽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爲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冰之與水猶爲相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卽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師友講論，胸次瀟灑，是心開朗，譬則冰之暖氣消融，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者也。」

問：「今時士子，祇徇聞見讀書，逐枝葉而忘根本，何道可反茲習？」曰：「枝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徹頭徹尾，原是一氣貫通，若頭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只要看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若是尋枝